

龙岩革命史资料

1926—1949

第二辑



龙岩市革命纪念馆编

目 录

(一) 革命回忆录

- 斗争重韬略，勇取新成果·····魏金水（1）
- 忆田螺形战斗·····谢毕真（8）
- 奇袭敌碉堡
- 护送邓子恢同志一段历史回忆·····罗万昌（13）
- 龙岩铁山区革命斗争的片断回忆·····郑金旺（16）

(二) 史料研究探讨

- 龙岩人民革命斗争大事记（初稿）
- 土地革命时期（1927年7月至1937年7月）
- 陈仙海（21）
-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龙池区的教育情况·····刘宝联（46）
- 南福区与南漳县革命斗争简史·····丛琳娜整理（51）

(三) 革命文物

- 邓子恢同志敬录《如梦令·元旦》·····雷庆原（57）
- 介绍“闽西工农银行股金收据”·····郑学秋（59）

(四) 英烈志

- 胡少海传·····兆声、汉涛、陈仙海（60）
- 张 仰传略·····魏炳潮、林松（79）
- 铮铮铁骨的老战士
- 李居民同志·····饶素如（83）

斗争重韬略，勇取新成果

魏 金 水

(一)

一九二九年三月中旬，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同志率领红四军第一次入闽，击溃了盘距汀属各县的匪部郭凤鸣部队，一举击毙敌旅长郭凤鸣，解放了长汀城。这是首次入闽取得的重大胜利，它象一把巨大的铁锤，砸开了套在闽西人民头上的枷锁，动摇了闽西反动统治基础。从而大大地鼓舞了闽西地方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信心。同年五月中旬，朱毛红军又第二次入闽，攻打龙岩城，各乡农民都起来造反了，我也参加了村里的暴动队，配合红军攻城，歼灭陈国辉部队之后，龙岩解放了，在农村开展如火如荼的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群众运动。我带领暴动队回到家乡，把社长魏登三的房子烧掉，并罚了他几千元光洋。接着成立了乡苏政府，我被选为主席。

七月间，我带了十六个人去参加县赤卫团，在团部一营当传令兵；十月间，在闽西赤卫团一团一连经军需欧锦春同志介绍，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以后，我便一直在党的领导下茁壮成长，坚持战斗！

一九三〇年四月，我被调任龙岩县赤卫总团副官，不久改编为红十二军，我任一百团团部副官；一九三一年秋冬间，在上杭白沙由郭滴人同志指令为白沙难民支部书记，任务是安置难民，解决他们生活困难，动员他们参军和参加各种革命活动。一九三二年春，红军东路军入闽准备攻打漳州，我在难民中挑选到一部分人为红军带路，光

复了龙岩城，并积极配合红军打漳州搬运物资。同年夏秋之间，县成立独立三团，我调任一连政委，不久提为团政委，后又改编为红十九军，我任一七〇团政委，接着又任福建军区第二作战分区政治部主任。长征之前，为了配合中央红军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我又被调去红八团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全团共二百九十多人，靠长枪与十多支驳壳枪；在漳龙公路两旁破坏交通线，阻击前来围剿中央苏区的敌兵。在团长邱金声、政委邱织云等同志的正确领导之下，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牵制了敌人几个旅的兵力，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一九三五年五月，成立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全面开展敌后游击战，为了加强地方工作，我被调任龙岩县军政委员会主席。广泛发动群众，组织地方武装，采用多种方法，积极配合红八团，挫败敌人的军事“围剿”以及“移民并村”、“保甲连座法”。“计口购粮”等政治“围剿”，初步打开了龙岩的局面，恢复和发展了各区乡的党组织，建立了许多游击据点。一九三六年，上级命我带七个同志到岩（龙岩）南（南靖）漳（漳平）开展工作，成立了岩南漳军政委员会。我任主席。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子恢同志也到此指导工作。由于同志们埋头苦干，深入发动群众，通过减租分粮，打土豪、分田地，成立了六个区苏政权，建立了一块新的革命根据地。可是，因此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从漳州调了第三师来围剿。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我们只得把革命武装力量彻退到龙岩，而当地农民群众却遭到了严重摧残，损失很大。这是一次血的教训，它使我们懂得了：当时正是三年游击战争的第二年，国民党大军压境，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开展游击战争，而不应该去公开建立红色政权，以免群众遭受摧残。

我去岩南漳后，龙岩县主要负责同志较少深入基层，彼此间也少通气，工作一般，因此一九三七年春，党又决定调我回来担任龙岩县军政委主席（同年九月国共合作抗日，军政委员会撤消，恢复县委员会制，我仍任县委书记）。“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被迫接受我党

中央提出的“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主张，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开始了。闽西党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积极起来开展抗日救国运动，并深入国民党军队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伪专员张策安仍坚持顽固立场，把我党目为“土匪”，以缴械投降相威胁。是年冬，闽西党派往延安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工作的代表方方同志回来，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我们目标明确，信心百倍，具体贯彻了党中央的方针政策。采取灵活机动的措施，从基层争取国民党的一些下级官员。当时有个原十九路军的营长谢再发从香港回到适中，他带回一些我党中央关于抗日统战政策的文件。谢是个可靠的同盟者，他积极主张闽西国共合作，团结抗战。当时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派我去与谢联系。我接受了这一任务，即前往适中去找谢营长。当我一走进谢的家门之时，突然间，看到有一个国民党的军官坐在那里，谢速即介绍说，他是一五七师的吴营长，是心腹之交，现驻适中，观点一致，反对内战，主张国共合作抗日，敬邀其磋商。吴营长闻言，乃正色而起说：“我叫吴琪，原籍越南，因国亡而奔中国投军，非为做官，实为救国。蒋介石醉心打内战，我是反对的，若上边不谈判合作，我们就直接谈；今后上头仍顽固坚持内战，我们可就地停火，彼此保证和平相处，以策安全。自今议妥，适中地区立即实现停战和谈。”我说：“好！那就一言为定。”吴营长又告诉我：“粤军官兵大多数不愿打内战，你们发的传单、宣言，我们都看到了，你们的喊话在我们士兵中起了很大作用，他们说共产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们为什么还要打内战呢？”那天晚上，我和吴营长在谢家里一直谈到深夜。谢再发一再力促吴营长积极策动粤军和我党实现和谈，一致抗日。吴营长满口答应。这是我们和龙岩驻军的第一次接触。

此次会谈经我向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同志会报后，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立即作了研究，决定由谢育才、邓子恢同志先后进龙岩城和一五七师的旅长练惕生接洽，开始正式和谈。同时，我党永定、上杭县委也派出代表和当地国民党军政当局接触。随后，谢育才又亲赴

漳州与一五七师的师长黄涛谈判。经过不断努力，克服种种困难，终于达成协议。九月间，在龙岩商会楼上，双方代表在协议书上正式签字。协议签字后，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我方成立了由张鼎丞同志任书记的闽粤赣边区省委，红军游击队开始在各地集中，正式改编为闽西人民抗日义勇军。不久，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闽西人民抗日义勇军和闽南、闽东、闽中等地游击队编为新四军二支队，于三月一日，由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同志率领，从龙岩开赴皖南抗日前线。

(二)

新四军二支队走后，根据中央指示，成立中共闽粤赣省委，方方同志为书记，李碧山同志为宣传部长，我为组织部长，直接领导留守闽西一个连的武装和各级地方组织。一九三八年秋，为了便于领导南方各地党的组织，中央指示成立南方局，方方为书记，下设闽西南分委，谢育才为书记，我为闽西党的公开代表，主要负责统战工作。一九三九年冬以后，国民党反复无常，食言弃信，又向我方猖狂进攻，地主乘机复辟，扬言收租，为适应敌情变化的险恶形势，必须重新部署对策，为加强领导，组织上派我任龙岩县委书记，主要任务是领导农民开展反收租，派军米，开农场的斗争。国民党当局见我方有步骤、有策略的斗争取得成果，就要弄两面手法，派东肖区长虚以为蛇来找我们谈判，我方以大局为重，对其出尔反尔之阴谋者有所戒备下，仍力争团结为务，就派我到城里去谈判。伪县长石有纪提出：“恢复封建土地制度与征兵问题，”他们收不到租埋怨我党领导农民“顽抗”，征不到兵就说壮丁都跑到我们地区来，并扬言说，要在后田先收租。我即理直气壮地提出：土地应维持原状，收租不收租是地主的权利，而交不交租则是农民的权利！如果，政府一定要支持地主收租，我们不能同意，若今后社会上治安不宁，勿怪我党；关于征不到兵的问题，应归咎于政府当局强征暴敛逼民生度，我党何由负责！驳得石有纪哑口无言，理屈词穷。我们同时向农民宣言：如果敌人要

在后田先收租，后田是王不王，谁敢来就先杀谁。农民们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展开了坚决的反收租斗争，粉碎敌人的种种阴谋，保护了农民的利益。

一九四〇年冬，成立闽西特委（一九四一年初正式成立）中央派王涛同志来闽西任特委书记，陈卜人任宣传部长，我任组织部长。翌年秋，王涛同志不幸牺牲，当时，我正在岩南漳一带开展恢复根据地的工作，王涛同志与陈卜人等同志随特委机关驻扎隐蔽在东肖十八弯的油房山坑里，因吴作球同志的警卫员出去遇敌被捕而叛变，带着伪保安团一个连偷袭特委机关。当事情发生后，特委机关内部产生了一时的混乱，毫无应付局面的对策。陈卜人同志找到了我，一起研究之后，着手整顿机关和部队，群情甫定，恢复斗志。并派陈卜人同志到大埔去报告和请示南委，经南委指示撤消特委组织改为特派员制，我任正特派员，陈卜人同志任副特派员；一九四二年五月江西省委书记郭潜叛变，新任省委书记谢育才又被捕，粤东党组织和南委组织受到直接破坏，这就是“南委事件”。根据南方局的指示，停止党的活动，县委以上机关保存，区委以下机关撤消，区设联络员，支部设观察员。党组织解散之后，不准以党员的面目出现，只准以好人去交朋友。从此以后，我党便转入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历史阶段。把一些过去不大出头露面易于在社会上找到职业的人，打入敌人的管教养卫部门中去。而我们这些红皮红骨的人则上山隐蔽，开荒生产，在岩永杭一带山上搭山寨，开荒地、种水稻、地瓜、蔬菜、编竹器、做木器、养猪、养鸡等维持生活，保存实力。这一段的斗争，取得了很大成绩，解决了当时的经济困难，度过了难关。

这里有一条历史教训必须牢牢记取：当“南委事件”发生时，闽西党毫无受到影响，解散组织这一指示显然是不符合闽西情况的。当南方局派人来传达解散组织的指示之时，我虽然思想不通，废寝忘食地整整考虑了三天，但不懂得将实际情况向上级反映，而是勉强地执

行指示，使革命受到不应有的损失。直到党的“七大”之后，我才总结了教训。如果，不是将组织解散，就能积蓄更多的革命力量，对革命能起更大的作用。在总结历史教训的基础上，一九四三年十月，又建立了王涛支队，面对新形势，重整旗鼓开展武装斗争。

(三)

一九四五年九月，日本投降后，接受中央指示，成立了闽粤赣边工作委员会，我任书记，范元辉、朱曼平为副书记。翌年秋冬间，出席中共“七大”的代表王维同志回来传达了会议精神和中央的指示，要我们坚持游击战的同志仍然执行长期隐蔽的方针，再坚持十年八年。当时这一指示还未贯彻下去，南方分局又派郭陈明同志来传达指示，要我们进一步开展武装斗争，而且应以闽西南地区为基础，逐步打开局面。

我对中央这一重要指示表示坚决拥护，并对当前闽粤边的形势作了认真的分析，认为首先打开汀江下游与韩江两岸的地方为今后工作的据点，这样较为有利。如果闽西南先打，可能对消力量，因闽粤边各有不同的特点，其主要理由是：在闽西南方面，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群众的革命信心虽然坚定，但因长期受敌人严重摧残，暂时还存在有观望情绪，一时不易发动；其次，我们虽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但是，敌我力量悬殊，他们掌握了政权和交通，又有足够的反革命经验。我们有革命的警惕性，他们也有反革命狡猾。同时，福建是敌人的封锁区，经济问题难以解决，我方活动颇有阻力。而广东东部虽是新区，但群众深受我地下党的教育和影响，容易发动；在组织武装斗争问题上，我们有丰富经验，而敌人则缺乏立足于群众的斗争基础；社会人士敢讲公道话，我们的革命行动会得到这些敢持正义的社会人士的舆论的支持，交通方便，便于我们与华南分局的联系，同时，我们控制了汀江韩江，经济问题完全可以解决。总之，这样做对我们发动斗争是更加有利。这就是“由外而内”的方针先粤东，后闽西南，

普遍开展游击战争。为此，我于一九四七年一月由闽西动身亲赴香港，将这些意见向华南分局反映。华南分局将我的这些意见向中央请示，得到中央的同意。同年四月间，我便由香港返回梅县，一面传达部署工作，一面先通知刘永生同志在大埔接我，待我回大埔与刘永生同志会面之后，即以刘所率领的十六个武装人员成立了闽粤赣边纵队（公开以粤东支队名义出面），刘永生同志为司令，我为政委。要刘带领武装解决经济问题，对散布在各地的武装人员采取边打边集中边扩大的方式，逐步的集中。我则主持召开干部扩大会议，传达中央新指示。待我召开会议结束后，刘永生同志所率领的队伍已由十六人扩展到六十多人，且完成了筹集经济任务。我部队在粤东的兴梅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放手发动群众，很快就摧毁了梅、蕉、埔、丰等县的基层反动政权；1947年8月间，我主力部队已发展到近二千人。分别于闽西、闽南、兴梅、潮汕、韩江等地区建立了支队。

1948年，全国革命形势起了根本变化。在边区党委的领导下，发动广大群众配合主力部队粉碎了伪广东省主席宋子文和伪福建省主席刘建绪亲自部署指挥的闽粤二省十二个团的军队对我游击区的“十字扫荡”、“六路进攻”。

1949年1月，中央军委命令在大埔漳溪村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区纵队（刘永生同志为司令，铁坚同志为副司令兼参谋长，魏金水同志为政委、朱曼平同志为副政委）统一领导各支队的武装斗争，配合南下四野解放大军作战。七月，华南分局书记方方同志与分局机关北上赣州，与四野会师，与叶剑英同志会晤。八月中旬，边纵在会昌与四野大军胜利会师。十月，解放了闽粤赣边区的三十个县市。实践证明：“先粤东，后闽西南，普遍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是正确的。

邱林忠 整理

一九八三年三月

忆田螺形战斗

谢毕真

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闽西国民党反动派公开撕毁“国共合作抗日谈判协议”，制造了“闽西事变”，到处围攻我党的各级机关，和基点村，大肆捕杀革命干部，摧残革命家属和群众，闽西三年和平合作从此终结。同年九月间，伪省保安十一团又袭击闽西特委机关，杀害特委书记王涛同志。一时闽西大地上血雨腥风，一片白色恐怖，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我党为了反击敌人的进攻，闽西特委先后组建了经工队和王涛支队（纪念王涛同志而命名），根据党中央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开展自卫反击。王涛支队先后在上杭丰稔市，龙岩山狗凹，田螺形等地狠狠地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极大地鼓舞了人民，政治影响很大。回忆“田螺形战斗”是当年战斗参加者谢毕真同志写的一篇回忆录，原载于一九五五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福建革命根据地斗争故事集》，今经作者略加修改补充后发表。

挺进龙岩

一九四五年农历三月，王涛支队在上杭县丰稔市消灭了福建伪保安第三团机枪连之后，旋即分散活动，一部份开到广东的梅县、蕉岭边境，一部份则在支队长刘永生同志率领下向龙岩挺进。

这是清明时节，天一直没有好好晴过，山路很滑，一不小心，就要“坐汽车”。我们这支百余人短小精悍的队伍，在静悄悄的夜里，冒着蒙蒙细雨，通过了大小乡村，绕过敌人的许多炮楼，在农历三月十九日午夜，终于走过了永定最后的一个小村——郭罗坪，踏上了龙岩辖境。我们开到百土镇肖坑附近的一座大山——田螺形脚下掩蔽起来。

这里距离白土镇约六、七华里，山高林密，是很好的掩蔽地。我们在这里一面略事休息，以恢复连日行军的疲劳，一面等待着新的任务。

活捉“十八罗汉”

农历三月二十一日，正是我们部队开到龙岩的第三天。因下雨，山上不能架搭临时草寮，夜晚我们到一所瓦窑住宿，加强了戒备，天尚未亮便撤回上山。

部队集中在山脚下静听代政委陈仲平同志讲话，准备在黎明时刻便进山窝掩蔽。

一切很安静、如常。

可是，也正在这时候，龙岩城的反动军队却在蠢动，阴谋把我们“一网打尽”呢！

原来，我们部队到了肖坑不久，就给当地一个反动伪保长李根照发觉了，这个反动保长立刻跑到白土向伪镇长张炳旺报告，伪镇长又立即进城向国民党“闽西绥靖指挥部”和第六区伪行政督察区自卫大队部报告。伪自卫大队长章汤铭一听说“共产党有一个工作团十多人在田螺形山上”，一时如获至宝，认为这是自己升官发财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是，马上召开紧急会议，作出反动部署：派出一个中队立刻出发，在深夜三点以前占领田螺形山顶；命令紫岗乡自卫队同时占领田螺形后面砍头山峰，命令白土镇自卫队于天亮前，由肖坑出发，朝田螺形山脚方向接蹑前进。章匪汤铭严令各路密切配合协同动作，上下夹攻，务须把“共产党的工作团”一网打尽。因此，当我们从瓦窑撤上山的时候，白土镇的自卫队十八人，就尾随着进入田垄，为首的是叛徒、反共走卒吴文富，手持一挺手提机枪，腰间还挂一支驳壳，后面紧跟着持着十七支步枪，五支驳壳，带着手榴弹的“地头蛇”，号称，“十八罗汉”。

“你们是那里的？”我们在坑口临时警戒的战士大声问道。

“我们是白土来的，自己人”。

警戒同志是位新战士，身穿刚从丰稔市缴获的国民党黄色军衣，敌人误以为是从城里来的自卫大队，而我们的警戒同志也误认敌人是自己教导队的同志，便让他们通过了。

短枪班副班长连金德同志，听见坑口讲话声，顿时觉得不对头，毫不迟疑地拔出了驳壳枪，迅速跳了出去。

刘支队长看情况不对，坚决果断地下令：

“短枪班出来，其余各班散开，准备登山！”

短枪班全体同志驳壳枪都出了盒，扳起了大机。

晨曦中，清楚的可以看见，敌人已来到田坎下面，距离我们只有十多步了。

“站住！你们是做什么的？”刘支队长大声喝问。十多支驳壳枪指着这一群匪徒。

敌人吓呆了，一时答不上话。

“我们……我们是……做生意的。”当头一个家伙缩着肩膀说，一面摆动手里的机枪，想掉转枪口。

“不准动！枪放下来！”

“到山上来做什么生意？”“做生意带枪做什么？”战士们恨不得一下把他们干掉。

后面的几个看风头不对，连忙拔脚逃跑，但给警戒同志堵击着，喝住他们：“不准走！”这些匪徒只好回过头来，一个个的被迫放下了武器。机枪、驳壳、步枪、手榴弹、子弹袋，密密的摆满了一条田埂。

叛徒吴文富，一眼看见林映雪和陈振球同志，吓得面如土色。这家伙晓得这次已落罗网，自知罪大恶极，两脚直打战，连叫：“坏了，坏了！”

战士们把匪徒一个个地押进田寮。经过审讯，我们马上知道后面山头有敌人一个中队与白土自卫队约定天亮时同时到达，准备上下夹

击一齐向我们进攻。

我军立即准备迎接另一战斗。留下少数人处理这些不花一弹活捉过来的“十八罗汉”。

抢占山头，打垮敌人

教导队两个班首先奉令登山，抢占山头。

雨后露水大，同志们全身湿透了。山上笼罩着大雾，望不见前面到底还有多高，我们登上一个山头便马上警戒起来，掩护另一个班前进。全部到达山顶后，摆好了战斗阵势，但雾大，十几丈远什么也看不见，依山势估计，可能前面还有一个略高于我们的山头。刘支队长立刻派出一个班搜索前进。突然前面传来龙岩话喊声：“谁？”

我们马上将计就计，由一个龙岩籍的同志回答：

“是白土来的，自己人。”

“你是谁？”对方又再问一句。

“吴文富”。

“还有谁？”

“陈海成。”（白土伪自卫队一个叛徒的名字）

敌人咕噜了一阵，旋即打过来几排枪，大概是听到口音不对头。

我们回敬了几枪，山谷响起了清脆的回音。

大雾蒙胧中，我们傍着松树，发动了政治攻势——用普通话、客话、龙岩话向敌人喊话：

“我们是共产党的王涛支队！你们不要开枪！”

“我们要合作打日本，反对打内战！”

“你们拖枪过来，共产党宽大你们，保证不杀！”

然而，敌人却不断向我们这边打机关枪，打的满山泥土四溅。我们也向敌人回击，这样相持了半个多钟头。

雾慢慢地消散了，隐约显出了敌人的阵地比我们略高一些，在这地形不利于我们的紧急情况下，为了彻底打击敌人，副支队长雷生科

同志马上下令攻击，在马克沁重机枪的掩护下，短枪班和教导队如猛虎一样地向前冲过去。

“同志们，冲啊！”

“冲啊！杀啊！”

冲杀声震动着整个山头。

邱锦才、吴三头和陈玉西三个同志跑在最前面，敌人的机枪不断地打扫过来，吴三头同志带花倒了下去，邱锦才同志上前照顾了一下，迅速傍着松树伏了下来，一会，陈玉西同志也带花了，正在这紧急的关头，后面的吴有才同志飞步赶到，他端起花机枪“哗啦啦”地向敌人阵地扫射，敌人的机枪手倒下了，旁边一个匪兵吓的拖着自动步枪拔腿窜逃，敌人马上全线溃退了。邱锦才同志率领着短枪班勇敢追击，抓了两个俘虏兵，后面的几个班也跟上来了，一口气追了六、七里路，敌人狼狈地逃到南洋坝，躲进了炮楼。

不久，追击的同志都陆续地回来了。一位同志押着三个俘虏兵，从山凹里走回来。大家都兴奋地谈着敌人狼狈溃逃的情况。龙岩反动派的阴谋被彻底粉碎了。这是章汤铭、张炳旺等反共分子所完全想不到的事。

当晚，我们急行军到天亮，从西向南绕着区区山路，转到东边的东山附近山上，休息了两天，又开到北面的可坑，部署下一步的战斗。此时，龙岩地下党和群众不断传来田螺形战斗后，人民兴高采烈、扬眉吐气，敌人唉声叹气、神魂不定的消息和传说。

“龙岩城里群众盛传邓子恢同志回来了。甚至还说有人亲眼看到邓子恢同志骑了一匹大白马从白土经过……。”

“章汤铭、张炳旺唉声叹气，连连叫苦，互相埋怨，吓得不敢出家门。”

“号称白土四将四卒的张少海、陈海成等反革命分子，都吓得魂不附体，带着家属躲进城里。有的不敢住在龙岩，逃到漳州、厦门去了。

奇 袭 敌 碉 堡

护送邓子恢同志一段历史回忆

罗 万 昌

一九三五年九月，正是中央红军长征后的第二年，在闽西的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第二次“清剿”，妄图依仗优势兵力，一举消灭闽西南红军游击队，这是三年游击战中最艰苦的岁月。为了打破严重的白色恐怖，保存有生力量，闽西南军政委的领导同志，都分别到各地直接指导工作。为了首长的安全和适应形势的变化，龙岩各区乡均设立秘密交通站，负责送情报及接送我地下工作人员。当时，邓子恢同志就是沿着这条交通线，到各地区指导工作的。

一天傍晚，我和郑荣寿同志刚从龙岩紫金山顶下来到红坊南洋坝下寮村时，正碰上区武装交通员老邱同志，他正为邓子恢等同志作向导，前往白土、后田等地检查指导工作。当时，在离下寮村不过五百米地的对面山顶上，驻守着敌人一个排，而南洋坝圩内还有一个营的敌军在窥伺动静。此外，伪区公所、区民团中队、各乡民团均在各地设立炮楼。晚上，山边小道敌人埋伏和巡逻频繁，因此走这条路要冒风险。我考虑到这些，便与郑荣寿商量，应充分估计敌情，掌握地形方可安全通过敌人的封锁线。

晚上八时半，我们从下寮村出发。为避免暴露目标，一路上大家保持沉默。我和郑荣寿走在前头，邓子恢等同志跟在后面。走过一段公路转入田埂小道时，由于天黑路滑，我不小心摔倒田里，邓子恢同志立即上前把我扶起，爱抚地并带开玩笑的口气说：“这么没用”。

我笑一笑扑扑身上的泥，继续往前走。越过两条公路和一条小溪，约十一时左右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线，到达白土肖坑。临分手时，邓子恢同志便指示我们说：“你们要加强进行活动，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特别是对区乡的民团，他们是地头蛇，敌军没有民团带路、途情报，就等于是瞎子”。邓子恢同志指示工作后，带着两个警卫员往后田村方向去了。

我和郑荣寿、老邱三人便回到牛路头村。第二天找到红坊区委张新泉同志，向他转达了邓子恢同志的指示。根据邓子恢同志的指示精神和红坊敌人活动的情况，进行了研究。张新泉同志还介绍了牛路头村一个姓陈的伪保长，此人过去也为我们做了一些事，对我们的地下接头处及一些情况了解一些，据了解现在他经常向敌人告密、途情报，不干掉这家伙，对革命危害性很大。经研究决定先搞掉敌军外围的各个乡民团，同时一道收拾牛路头这个姓陈的伪保长。

各乡的伪民团凭踞炮楼为据点，白天他们除留少数人看守外，其余均外出向人民群众收捐纳税，吃、喝、嫖、赌无所不为。敌人麻痹大意，防守松弛，炮楼的大门常是洞开着。我们摸清敌人的规律，当天晚上，我和郑荣寿、张永泉、老邱及下曹乡的曹××等，出奇不意地把伪保长捉来一同到牛路头乡民团炮楼。

天空一片黑黯，只见炮楼的窗口射出一道白光。我们蹑行至炮楼外围，发现四周挖掘有一条深沟，沟内有水，沟外围起木柱，敌人满以为这样可保无虞。我们正在那儿窥探虚实，研究对策，准备战斗；这时，一些外游的民团已三三两两歪头晃脑地陆续归来，跬步不齐，毫无斗志；楼上的汽灯通亮，打麻将摔纸牌的敌兵全神贯注，嬉笑四溢，得意忘形。我们趁势闯过木栅。张新泉、郑荣寿、老邱等一个箭步冲到炮楼大门，干掉敌哨兵。紧接着张新泉和曹××手端机枪迅速地冲上三楼，只听到一声令下：“不准动，缴枪不杀！”。此时郑荣寿在楼外戒备，我和老邱也立即冲上三楼，把挂在墙上的机枪柄全拆掉。敌兵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个个吓得惊慌失措，束手就擒，只好

举手投降。区委委员张新泉同志给民团交代了俘虏政策。

收拾了牛路头乡炮楼后，我和老邱旋即又赶到下曹乡炮楼。此炮楼与南洋坝圩相距约有五华里，楼内有打进敌人内部的我两位同志配合行动。晚上在炮楼门外站岗的正是我们的同志，大门还是畅开着呢！我和老邱径直冲上三楼喝道：“不准动……”，围在汽灯之下打麻将的民团个个莫明其妙，呆若木鸡，依照我们的命令集合一块。全部解除武装之后，着令一部分民团把木头床、椅、桌全都集中起来，准备点火。这时牛路头炮楼熊熊的火舌在窗口跳跃，我们也随即泼上煤油，这座炮楼顷刻被大火吞噬。

一举奇袭两个炮楼，共缴获长短枪支四十三支，子弹一千余发。伪保长来不及逃脱被火薰死，其他俘虏按政策放回，但对他们规定了四条：一、不准再去当民团；二、不准给敌军带路，打红军游击队；三、不准欺压百姓；四、老老实实回家种田或外出做生意，如果再去当民团或做坏事，则严惩不贷。

这时已是晚上九点多钟了，我们发现敌军主力及伪区中队，仅用机枪、步枪在住地胡乱射击。于是我们又赶到罗坑和南洋坝敌碉堡，这里的敌人见到牛路头和下曹乡炮楼起火，知情不妙，早已吓跑了。我们索性放起一把火，也把这两个炮楼烧了。

到清晨四点钟，我们胜利地烧掉了敌军外围的四个炮楼，安然进入紫金大山里。第二天，吓破魂胆的敌人倒替我们大宣传，说昨晚的行动一定是红八团干的，还说起码有四、五百人……。

事隔半个月之后，龙岩县游击队的同志又来到红坊下寮村，群众反映说：前半个月烧掉炮楼之后，敌人整天龟缩在住地，再也不敢随便走出炮楼鱼肉百姓了。但是有一个外号叫“拉白屎”的伪区民团中队长，是个十恶不赦的坏家伙，红坊区的群众对他恨入之骨，要求我们一定要除掉他。为了打掉敌人的嚣张气焰，区委批准了我们的行动。

“拉白屎”每天早上都要到南洋坝圩向群众敲榨勒索。我们摸清